

这大概不是一个可以出游的时间段。出游返回之后,朋友们对我的行动很惊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黄金周”不出去,现在却请假出去,更不能理解我为什么是一个人而不结伴而行。一个人出去没有意思。他们说,连说话的人也没有。

我不知怎样对关心我的朋友解释。其实我也不能向自己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而且不结伴?现在我也不能想通。只知道,就是这个时候非常想出去走走。仅仅是想出去走走而已,没有任何其他太迫切的目的和事情。

我并不是一个太乐于出游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出游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有事要办或顺便前往。但是这一次却是内心强烈冲动。这种要求一经形成,便按捺不住了,念头形成的第二天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旅途。

长途客车缓缓而行,瞬间便便入了茫茫夜色。发动引擎的声音应和着窗外感觉出来的流动的风的模様,内心一下子宁静了下来。随着离出发点越来越远,掌心紧握着的紧张一下子全消散了。人像融进池塘的雨点,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重量。在陌生的一掠而过的巨大中,我的眼睛时而闭上时而睁开。无论闭上还是睁开,都不是任何一种冲动,身心自由和舒坦。窗外的灯火摇曳明灭。它们有时星星点点,有时连成一串。有时闪烁的光或者窗外除了

黑暗什么也看不到。我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光,不知道别人看到这些光有什么感觉,也不知道别人在黑暗中有些什么想法。远在天边的光和近在咫尺的黑暗对于我来说,这个时候都是无所顾虑的坦荡和辽阔无涯的宽容。

穿过一座又一座不知名的村庄和城镇,抵达南方最繁华的都市时,人像像鱼一样游进了茫茫海洋。陌生的人,熟悉的面孔,新鲜的腔调,喧嚣的街市,孤独的目光,都在缓缓飘动。我知道那

现代的气息。山上河边的车流如织,所有的人在进或退,在上或下。人们分别向两个方向流动,一样的笑脸和不一样的年龄在所有人身上一律没有太大区别。我不明白此时他们想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一定不会一致。就像我,走过山和趟过河,没有感觉到累。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累,但就是没有累。身不累,心也不累。

我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像个无聊的人一样走着。穿过那些高处不胜寒

我当然没有想到这座著名的城市与我有难以割舍的关系。我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就像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一样。然而,即使是匆忙,清醒的双眼有时也会被这个难以界定的外部世界所迷惑,它会让他们为它悲喜,同时为自己悲喜。人很难摆脱外部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更多时候只能力所能及地换一个角度去承受。所以我从熟悉的地方来到了陌生的远方。陌生让疲惫得以消除,让浮躁得以稍许的平定。有了这个理由,我不再作其他的奢望。

离开古老而著名的都市,在一个夜晚,我又悄悄抵达中国南方那座最负盛名的开放城市。在这里,我没有看到想象中热火朝天的场面。一切景观,除却高层建筑的数量多一点,我找不出它与其他大城市在表面上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出区别,就是这里没有我喜欢的老城区。借着夜色,与友人两人去了一个叫“根据地”的酒吧。我们都还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让摇滚乐在灵魂深处使劲地播。透过手指夹缝中升起骚动的烟,我们看到舞台上的乐队在做噩梦一般狂叫,舞台背景布帘上用若隐若现透出漆黑的大宋体印着的一行字:与其毁灭,不如瞬间燃烧!

去了回来。很多过往的影像很快就忘记了。唯有那句话像一条无名却源远流长的小溪,在我心头一直潺潺地流着。

随笔

独自出游

庞华坚

的楼群,我在一些老街、窄巷子里穿行。我装作问路的来访者不时与陌生的长者攀谈。他们不厌其烦,娓娓道来。一个城市的历史在这些民间的舌头上徐徐展开,卑微而坚韧的生命历程在这些老迈而浑浊的眼神中从容袒露。这些渐远的弯曲背影和这座城市是那么鱼水交融,仿佛他们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块不可或缺或残缺的残砖。于是我想,如果没有这些老者,这座城市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突如其来如我者,这座城市又会是怎样?

些陌生和熟悉过了这一瞬间,再也不会有机会再次相见了。就算有缘再次站到这里的时候,陌生和熟悉的东西肯定也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一生中,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就这样与我们擦肩而过。就算我们觉察到但是也无法挽留!

在人海茫茫中一个人静静地走着,穿过一条又一条古老的街道,然后走上不知存在了几千年的那座南方著名的矮矮的山和那条著名的长长的河。古老的山和古老的河被人们赋予了太多

《做单》

毛闽峰

《做单》原创小说于2008年8月份首次出现在国内某网络论坛,一周之内引发数百万网站及博客转载,口水争议不断。

作者胡震生坦言:“自己确为IBM的销售,从业十余年,带领团队有过连续多年在竞争对手领域未去一单的职业经历。”当被问及是否泄露IBM商业机密时,胡震生笑称:“曾有IBM的同事发来邮件说,如果IBM因为你的小说产生任何积极变化,你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因此,我很坦然,无惧泄密。”

有网友认为《做单》小说真实展示了欧美企业

在华员工的生存状态。对此,胡震生表示在大外企中确有鲜为人知的一面。比如高中学历在外企中有杰出成就的人很多,也有众多清华北大的博士硕士一做“表哥表姐”(特制专业制作表格的人员)很多年,而无法自我突破。

此外,在外企高收入高诱惑的环境中隐藏诸多个人生活问题,如高离婚率和高龄单身。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中,抑郁、精神分裂甚至过劳死的情况也常有发生。这些在《做单》中都有真实的展示。

胡震生说,《做单》是一部真实地展示徽章和伤疤的职场小说,他想用这种方式向还在IBM奋斗的同事们致敬。



江南(国画)

跃进

搬进五楼新居时,没隔多久,对门邻居的男人和我便相如故。每到周末,不是到他家坐坐,就是他到我家串门。

一个周末,我照例走进他家。开门的是他女人,我还未进屋,就听见屋内传来男人兴奋的声音:“我在这里,在这里,快来抓我啊!”

我跨进去一看,不由得乐了,原来男人用一块绸布蒙住了小女孩的双眼,父女俩正在做盲人抓人的游戏。

我好奇地打量着小女孩,虽说小女孩蒙着双眼,但她还是像精灵一样避过了茶几,绕过了沙发。尽管男人东躲西闪,但小女孩还是把父亲逼进了墙角,被抓着了。

我走进来时,男人好像还没注意,他似乎还沉浸在和女儿做游戏的乐趣当中。

我冲男人笑笑,问他,做这种游戏,万一你女儿被茶几磕倒,怎么办?

男人尴尬地朝我笑笑。他说,第一次磕倒,第二次她就不小心了,她不会总是被磕倒的。你看,现在她完全不用眼睛,不仅能躲开家里的各种障碍物,而且还能感知到我在什么位置。

这只是一个游戏,我未置可否。可此后的日子,我隔三岔五去他家,发现这对父女还是不厌其烦地在做这种

小游戏

一个父亲的游戏

钱永广

无聊的游戏,而游戏的结果,输掉的总是父亲。

再后来,让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发现这对父女俩把游戏从家里搬到了外面。每次下班回家,在楼梯口,我准能遇见这对做游戏的父女俩,男人走在前面唤着女儿的小名,而女儿用布蒙着眼睛,男人任她在后面欢天喜地追着,虽然爬得磕磕碰碰,但在父亲鼓励下,女儿从未扯掉过蒙在眼睛上的那块绸布。

有一次,眼看小女孩就要撞在楼梯的栏杆上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扯开小女孩眼睛上的绸布,说:“在楼梯上玩这种游戏,太危险了!”

“没关系,这个楼梯我已经很熟悉了,即使我蒙着眼睛,我也能知道我的爸爸在哪,我很快就能抓着他了。”小女孩一见到我,露出两行洁白的牙齿,自信地接着说:“再说,还有我爸用眼睛看着我呢。”

说完,小女孩重又用绸布将眼睛蒙好,继续和父亲做爬楼梯的游戏。走

在面前的男人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她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即使闭上眼睛,也能知道楼梯在哪该拐弯了。”男人对我说:“现在每次放学,我都坚持和她做这个游戏,用布将她眼睛蒙上,我告诉她,除了眼睛,靠自己身上的其他触觉,也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也一样可以生活。”

“她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你要蒙上她的眼睛,和她做这种无聊的游戏呢?”

“她的眼睛患上了一种色素变性,虽然她现在还看得见,但医生说,要不了两年,她的世界就会一片黑暗,在医学上,这是无能为力的。”男人说:“现在趁她还能看得见的时候,我用布蒙上她的眼睛,让她提前体验一下黑暗的生活,并训练她在黑暗中生活的技能,这样不至于如果有一天,她为自己的眼睛突然失明了而悲伤过度,或茫然不知所措。”

“可是,孩子知道吗?”

“还不知道。可我和她说了,在这个世界上,有比双目失明更为不幸的人,有的人耳聋了,有的人手或腿没了,但他们也活得很好。病魔是个不眨眼的家伙,每个人都应该做好挑战他的准备,所以万一某天病魔降临到你的身上,比如,让你失去一双明亮的眼睛,你要有足够的勇气,并从现在起就训练做好挑战生活的准备。”

“你确信这种游戏能增强她以后生活的勇气?”

“是的。在这种游戏里,她不仅不觉得枯燥,而且我还让她找到了自信和快乐。她说,她就是个比别人的孩子强,因为她蒙着眼睛都可以走回家,而别人的孩子,还要依靠父母来接送。”

三年后,对门家小女孩的眼睛啥也看不见了。小女孩被送进了盲人学校。我没有听见小女孩因为眼睛看不见而大哭大闹,也没有听见一家人唉声叹气的声音。他们的家依然欢声笑语。

对于游戏,向来是未置可否,总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可对门父亲的游戏,我被深深感动了。为使女儿对双目失明有一个准备,为使女儿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个不幸,他竟想出了这个游戏!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可我知道,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游戏有多重要。

随笔

相爱原来这样美

张军霞

看到一篇来自英国的小故事:

多年前,年轻的弗兰克·沃克和玛米·米金,因为一次偶然相识了,俩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但是不久后,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沃克应征入伍,成为英国空军一名轰炸机机手。

那时候轰炸机机手死亡率特别高,一旦参加战争,存活时间平均只有两周。俩人的爱情因为这件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米金的母亲,坚决反对两人结婚,担心女儿会成为一名年轻的寡妇。

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就此中断联系,再也没有了彼此的消息。直到4年前,米金的丈夫去世,她开始想念沃克,在亲人的鼓励下,米金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寻找初恋情人。

巧合的是,沃克也一直生活

在这座城市,他的妻子刚去世不久,看到广告后,他给米金写了信,两人随后通了电话。“我立即听出了她(米金)的声音。”沃克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几天后,两人相聚,决定结婚。他们说,两个人都经历过幸福的婚姻,对于年轻时的被迫分开并不十分遗憾,隔了65年的光阴,最终还能在一起,已经足够了。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胡同里的梅奶奶。当年,她新婚不久的丈夫去参军,一走再也没有消息,几十年来,梅奶奶婉言谢绝别人让她再婚的建议,一直独居。她衣食简朴,为人和蔼,唯一的牵挂,是院子那棵石榴树。她精心为她浇水,除草,每年石榴成熟的季节,她总要小心翼翼地摘下两个最大的,放在堂屋的桌子上,谁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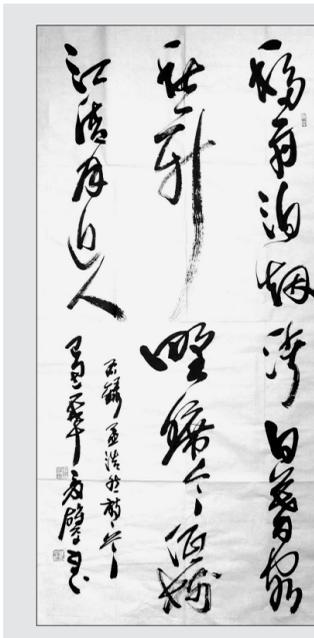
许动。

外婆悄悄告诉我,那棵石榴树,是梅奶奶的丈夫临走前种下的,她一直坚信他没有死,总有一天会回来,这茂盛的石榴树,是多么好的预兆啊。

梅爷爷真的回来了。四十年后,他从台湾来,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得知梅奶奶一直未嫁,痴等了这么多年,他跪在地上,内疚得泪水滂沱,因为,他在那边,早已有重孙子了。

“回来了就好。”梅奶奶只喃喃地说。几天后,梅爷爷再度离开,毕竟,有老伴,有儿孙,一家子人在等他呢。分别时梅奶奶显得很平静,转过身,才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

梅奶奶依然独居在小院里,日子看起来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但私下里,她对丧偶不久的表妹说,你改嫁吧,不要像我这样傻。我想,梅奶奶还是后悔了,虽然她不说。相比之下,我更欣赏英国这对恋人的活法,他们用事实证明,不辜负年华,拿得起,却又放得下,相爱原来可以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书法

韩雪平



告战争

最后,在留下那套136平方米的住房和一张55万元存单后,向天歌自由了!谢真真被挤出了他的生活,艾小毛主动走出了他的生活,可是这种自由空空荡荡,没有着落。原来的喧嚣一下子被寂寞取代,向天歌住进了临时租的一处单身公寓。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向天歌凄然地笑着自己,原本是打算金屋藏娇,现在可好,娇没藏住,倒连自己的屋都丢了。

向天歌不太适应的是身边一下子清静下来。他熟悉的语调、抓的抓、走的走,他觉得自己被从前习惯的生活抛弃了,他感到很孤独,人熟是一宝,原来的圈子说空就空了,他的心仿佛也跟着空了,交际是有惰性的,向天歌实在是从不愿意从里再来。向天歌只好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头钻进海江市建城500年的创意中。原本以为有“爱天使”和服装节的底子,做一个系列报道的策划轻车熟路,可是打开电脑一看,文件夹是空的,没有一个蓝本参考,堆在客厅里的箱子还打着封条,他懒得拆,常用资料一本也找不到,向天歌烦躁地敲了个提纲,他恼火自己的江郎才尽,可最让他接受不了的还是艾小毛好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电话,没有邮件,仿佛一场梦,醒来之后,一切都消失了,除去几个不连贯的片断,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周日上午,海江日报社报业集团全体中层干部接到总编室通知,下午两点在大厦多功能厅召开重要会议,要求提前十分钟到场,不准请假。七十多位中层干部仅仅占满三排座位,偌大的多功能厅显得有些空落。

会议由刘锦标主持。市委组织

(完)

中信出版社出版

29

连载

“怎么,有什么烦心事?”方哥很关切地问道。

“乌州有个单出了点状况,没什么大问题。”查理欧潇洒地一笑。

“乌州?要我帮忙吗?”方哥马上警觉地倾了上来。

“我先看看吧。”查理欧知道,方哥的帮忙是要收钱的,他相信Lily目前能很好地掌控局面,也不想把乌州的局面牵扯得太复杂。

这天晚上,恒佳作战室里依然灯火通明。范胜轩轻轻推门踱进来。崔大伟知道范胜轩到作战室的习惯动作,就将作战地图投影到幕布上。

“怎么,乌州已经变红啦?”“对,今天是截止日,下午下班前他们把报价递上去了。范总,可能我们还得去一趟。”

“行,你提前跟我说。”范胜轩虽然是老板,但也是恒佳最大的销售,他会根据销售部的需要去亮相演讲,去攻关陪客,当然也包括参加最关键的谈判。

“你觉得乌州这单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他们传来的预测,很可能天赛和我们平分数字交换机,而爱西拿到光环的订单。”

“光环,那是个什么产品?”

“是一种传输设备,目前只有爱西有,刚引进中国市场。”范胜轩听了这话,忽然猛地停下来,扭转头盯着崔大伟问道:“你说,爱西会把这两个设备捆绑在一起销售吗?”

“不可能吧?这完全是两码事呀,乌州也是分两个订单来处理的。这就像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虽然都是厨房里用的,但一个是炊具,一个是食品。”

“但是,范胜轩打断了崔大伟漂亮的说辞,“如果爱西既卖炊具,又卖食品,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回事。”

范胜轩觉察到恒佳在乌州的攻守策略中存在漏洞,他有些懊恼地抱怨道:“大伟,我们应该说服乌州先订爱西的光环,那样就能把主动权抓在手里了。”

数字交换机报价截止后的第二天上午,冯局长在办公室里看一份有关乌州招商引资洽谈会的简报。Lily敲了敲门,礼貌地走进来。

“我等下去。冯局,我想来谈谈光环的事。”Lily叹了口气,愁眉苦脸地说,“我们亚太总部觉得光环目前在中国市场不大,只是为乌州这一单引进来,成本算不下来。”

冯局长皱起了眉头,乌洽会过两个月就要开了,市郊那些乡镇限期要扩大通信容量,冯局长可是代表局里向市长立过军令状的。

子都哑了。”说到这里,她清了清喉咙,“总算有了一点转机。不过,我觉得对您来说有点不公平。”

“哦?什么转机?”冯局长脸上浓重的阴云稍稍转晴。

“总部的意思是,如果把数字交换机和光环打包在一起,他们就支持乌州引进光环。”

“这是查理欧的意思吧?”

“不,是亚太区总裁比尔定的。局长,我怕您生气,今天都不敢来告诉您。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冯局长不满地嘟囔道:“这些美国人,怎么这样做事!”

Lily悄悄舒了口气,冯局长的反应比她和查理欧预想的要和缓得多。看来,这着险棋会成功。

下午下班的时候,韩宇正准备从局里回办事处,他昨夜睡得不好,心绪不佳。电话厅的闹铃跑到走廊上拦住他,“韩工,晚上有事吗?我请你吃烤肉。”

韩宇站着一琢磨,晚上还真没有安排,“你客气啥,还是我请你吧。要不要再叫几个弟兄?”

“不不不,你请我很多回了,今天我做东,还有事跟你说话呢。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正宗的伊犁烤肉。”

烤肉店是自助式的,闻声很快端来一盆洋葱和盐腌好的羊肉。

“这种伊犁哈萨克羊羔,是吃野草喝泉水长大的,对了,你去打两斤乌苏啤酒来。”闻彪小心烤好肉串,看着韩宇疑惑的神情,伸手就递了过来,“来,咱们先吃,吃了再说。”

二人消灭了几十串肉串和几打啤酒,韩宇意味阑珊地摇摇头,坐等闻彪发话。

闻彪把嘴里嚼着的肉用力咽了下去,“爱西要把光环和数字交换机打包成一个订单。”

韩宇的头皮一炸,一阵反胃。

爱西的这个打包方案,真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时,詹总也和天赛的总裁张宁军在电话里讨论得十分热烈。

“詹总,如果实在有困难,只要你们局象征性地订一点我们的数字交换机就可以了。”

“可是我看爱西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挡在省会城市之外。”

“那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咱们不是想在乌州装数字交换机吗?”詹总胸有成竹地说,“如果这次订货不行,我抓紧找几个二期安排,你们也不过要等一等;第二条措施,你们也不到国际上去找找别的光环,争取尽快打破爱西的封锁。”

韩宇给夏琳打电话时,她正陪着梅子做葡萄酒SPA。

“小夏,有男朋友了吗?”梅子耐不得寂寞,在木桶里仰着头问:“谁能娶到你这么个能干的姑娘,那可真是好福气。”

“姐,还没有呢!”

“这可不是个事,那你准备上哪儿找去?姐就要去日本了,在那里给你解决一个?”

“日本人?还是算了,美国人也差不多。”夏琳开玩笑地从木桶中坐起来,鲜艳的玫瑰花瓣沾在她的头上,显得肌肤格外雪白、细腻。

18